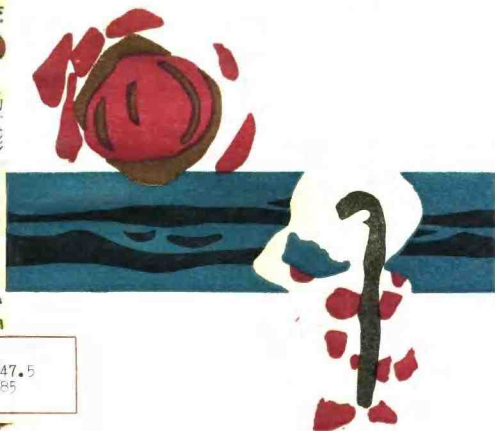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墙红杏花

杨文彬



47.5
85

1247.5
3085

出墙红杏花



23
B

502541

责任编辑：朱文杰

封面设计：达 楞

出 墙 红 杏 花

杨文彬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8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•
ISBN 7-5059-0693-3/I·454 定价：1.30元



作家近照

姑娘叫杏妹。十九岁。漂亮。

村子里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婆们说：“杏妹是全村最好看的闺女，一杆旗，比画上的美人儿还俊十分。”

到镇里逛过庙会赶过集的人们说：“杏妹是四乡八镇再也挑不出的俊姑娘，一朵花，鲜亮水灵。”

到过县城的人说：“城里的姑娘，乡里的闺女，占全县人口的一半，要说好看，数咱村的杏妹，一株灵芝，全县头一个。”

到过省城的人说：“长街小巷，穿红挂绿的女人，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，都不如咱杏妹中看。碗口大的夜明珠，天底下少见。”

村里的年轻人碰到一块，三句话有两句赞美杏妹。有的说，“看上杏妹一眼，多活二十年。”有的说：“宁肯误了收秋打夏，也不能误了跟杏妹说句话。”还有的说：“看见杏妹的人影，喝上水银也不心疼。”有的人说得更绝：“有了杏妹，不当皇帝。”

杏妹长得好看，生得俏丽。七、八岁上，村里闹红火，上过背棍，铁棍，闹红火的走村串庄，常常被围得水火不进，

人们三分看热闹，七分瞧人样；十一、二岁扮秧歌，杏妹妆扮起来，描眉画眼，更是绿叶叶上的水珠珠，晶莹透亮，招人喜欢。村里念小学，镇里读初中，县里上高中，走到哪里哪里闪光发亮。因此，杏妹的人样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远近都知道。从城里到乡里，没有成家的年轻后生们，做工的，务农的，经商的，为官的，都想娶杏妹，又都不敢张口。原由很多，各不相同。有的觉得自己长相不济，不敢轻举妄动；有的估摸自个职低位小，怕碰钉子；有的盘算自家钱财不丰，怕落个竹篮打水；有的思谋自己文化不高，才气平平，怕配不上吃了顶门棍。村里的庄里的受苦人，更有自知之明，感到自家水里泡泥里滚，头顶日头面朝土，春种秋收，出息不大，有心思没条件，肚里想口不言，压根儿不敢提。大多数的庄稼人有他们的哲学，娶媳妇找婆姨，为的是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又不是栽花绣画图好看。丑俊有什不同，吹息灯都一样。好看顶什用，画上的烧饼，饿了不能吃；墙壁上的山水，渴了不能喝。闹人家，过日月，讲得是实受。庄稼人寻媳妇，丑俊为次，贤惠当头。

十九岁的杏妹，提亲的说媒的，不能说没有，次数确实不多。对于这些探口气说合的，当爹的做不了当妈的主，为妈的主不了闺女的事，做闺女有闺女的谱儿，人心隔肚皮，谁也摸不着，猜不透。凡是来登门的月下老，杏妹见了，不恼不气，不赶不撵，总是笑眉喜眼一句话：

“我还小哩，过几年再说。”

这样回答，合情在理，惹不下东家，恼不了西家。

农历六月，正是伏天。城里热得象火烤，川里暖得如蒸笼，山里村庄不热不凉正是好时候。

早晨，日头从东山升起有一房高，家家房顶上的灶烟，由浓变淡，淡得象飘荡的浅蓝色的丝线，人们一见这柴烟就知道，早饭快熟了。做营生的庄稼人开始盘算，该收工往回走了。

杏妹在地里摘了一篮篮菜蔬，有豆角、北瓜（西葫芦）、黄瓜、茄子。这些菜，五颜六色，鲜嫩水灵。豆角如碧玉，北瓜黄似金，紫茄子，翠黄瓜，简直是一篮篮工艺品。

杏妹提着菜篮，三拐两弯，来到河边。河水哗啦啦如同孩子们的歌声，清脆动听。

杏妹在河边洗菜。

河的对面是一架山，坡坡凹凹里长满了松树，一年四季绿旺旺的。这山叫单凤山，山顶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远远望去象一个人形，村里人都叫它望夫石。杏妹每次看见这石头，就想起了奶奶讲的故事。

很早很早以前，村里有一对恩爱夫妻，男的叫丹丹，女的叫彩彩。夫妻二人，男耕女织，和和气气过日月，从没拌过嘴，红过脸，好得跟一个人一般。有一年遭了荒旱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。丹丹为了活命，出外谋生，打算弄点银钱粮食，回来养活彩彩。谁知一走三年，没有音信。彩彩每天爬到山顶望夫归来，有一年腊月，北风满地刮、大雪漫天飞，彩彩站在山头朝远处眺望，一心盼丈夫回来。但是，四野空空，大路茫茫，看不见亲人的身形，她望呀望呀，再也不想回去。后来被冻死在山头，她心志不死，身子不倒，天长日久，变成了一块石头。

杏妹的奶奶每次讲完这个故事，都要撩起衣襟擦擦眼睛，临了还悲伤地说：

“好出门不如歪在家，丹丹要是不走，彩彩也不会变成石头。唉！多可怜呀。”

故事归故事，谁也不追问出在哪朝哪代，反正是很早很早以前。不过，自打有了这个故事，村里人不管遇到多大的灾难，都死守在故乡，不想离开。大概庄稼人都怕自己的亲人变成石头，雨淋日晒，心里疼痛难过。

杏妹圪蹴在河边，表面上在洗菜，耳朵却注意听不远处杨树林里的动静，眼睛偷偷地看着下游一个饮牛的老汉。这个老汉好象很没有眼色，杏妹一到河边，他就赶着一头牛来饮水，这牛也叫杏妹心烦，就象三年没喝过一口水，站在河边，低着头喝起来没完。

“死老汉。”杏妹在心里咒骂拉着缰绳的牛主儿，其实，老汉并没有惹她，牛在下边喝水也丝毫不碍她的事，杏妹是嫌老汉和牛待的时间长。

在老汉饮牛的不远处，有一片杨树林，林子里接二连三地传出念外语的声音，这呜里哇啦，曲溜拐弯的声音，在空气里回荡，在河面上漂浮，在杏妹的耳边萦绕，然后又被伏天的空气和欢乐的流水带走了。

前头的声音消失了，接着又传出新的声音，如同一个弹琴的片片，拨动着杏妹的心尖尖，在颤颤地跳动。

饮牛的老汉终于牵着牛走了。

杏妹如同放下了肩头上的重担，她长出一口气，直起腰来抬头朝前后左右瞧瞧，赶紧提上篮子向杨树林走去。

杨树林里念外语的声音突然停止了。

一个二十二岁的后生，背靠着一棵杨树，手里捧一本外语书，看着站在面前的杏妹。

杏妹瓜子形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，跟三月里的桃花瓣一般，水灵，鲜嫩，还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眼睛象泉水样明亮，闪着温柔的光。两条黑亮而蓬松的辫子，一条拖在背后，一条搭在胸前。山村姑娘没有戴乳罩的习惯，加之白色的的确良衬衣又很薄，薄得象蝉儿的翅膀，使得姑娘丰满的乳房似露非露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。念外语的后生，不管是日里还是梦里，对杏妹的模样儿不知见过多少次，但每次又见到时却一点儿也不感到重复，不感到熟悉，她象一朵乍开的山花，让人每次见到都感到生动、新鲜，永远地招人喜爱和眷恋。使人心头立刻升起一股热烈的火焰。

树林里安静极了。

透过树林，可以看见清秀翠绿的单凤山，它象一个英俊朴实的青年，立在河的对面，多情的河水依恋在山前，自打有了山的时候，她就是如此。山上树叶沙沙作响，山下流水潺潺，它们天天如此，象是在呼唤，象是在说话，从来没有厌烦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。

杏妹站在后生面前，她从他的神态里看到一种冲动的潜流，于是她闭上双眼，等待一种神奇的力的冲击。这个有名的俊秀的姑娘，对别的男人连一眼也不想多看，而对这位后生却萌发了一种奇妙的情感。这种情感好似绿叶期待春风，如同禾苗盼望春雨。

他比杏妹大三岁。

杏妹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山坡上的地里拾庄稼。人们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常常把一些谷穗、豆子、山药旦之类的东西丢掉，孩子们便去拾。有一块豆子地被丢掉的豆子很多，杏妹越拾越起劲，已到黄昏，她还不想走。这时，一只狼从

山上蹿下来，蹲在杏妹的背后，等待时机打算饱餐一顿。在这危险时刻，一个男孩子扛着一捆柴禾从山上走来，看见了那只狼，“哗啦”一下把柴捆扔在地上，从柴里抽出一根树枝，一边朝狼奔去，一边高声喊叫。杏妹听喊有狼，猛一回头吓得坐在地上大哭。狼听到声音，回头见有人奔来，放弃了杏妹，“呼”地站起来扑向男孩子。山里的孩子，从小就听过大人们关于狼的说法，这东西是铁脑瓜、纸糊腰、麻杆儿腿。打狼不能打脑瓜，要打腰、扫腿。同时，不能往起举棍子，要横扫。那男孩子见狼扑过来，急忙“呼”一下蹲下，跟着用棍子横扫过去，狼正兴冲冲地扑，见孩子往下一蹲，心里着了慌，正想改变扑的姿势，躲得慢了一点，腿上挨了一棍，负痛逃走了。

事情过后，杏妹爹妈蒸上馍馍，提着鸡蛋，到男孩子家里致谢。杏妹奶奶还不住地叨叨：

“俺孩可不能忘了人家的恩，要不是人家娃胆大，你早不在世上了。”

有一次两人在玩过家家，男孩子说：

“我当爹。”

杏妹说：

“我当妈。”

“咱们是两口子。”

“两口就两口，怕什？”

“两口子得亲嘴哩！”

男孩子说着就要抱杏妹，杏妹一急恼了，顺手打了男孩一巴掌。

后来，两个人都渐渐大了，两口子的事儿也慢慢懂了，

回想起孩童时候的玩耍，都有点不好意思，见了面反而躲着走。

如今，男孩子高中毕业后，连着考了三年大学，都没有考中，现在正加紧复习功课，准备再考一回。一年前，杏妹也高中毕业了，没有考上大学，也回到了村里。

背靠杨树的后生，就是当年打狼的男孩。他望着杏妹，真想张开双臂把杏妹搂在怀里，但是，他忍住了。

杏妹慢慢地睁开双眼，低声说：

“你胆小。”

后生摇摇头。

“你心高。”

后生又摇摇头。

“你的眉眼是木头刻的。”

后生笑笑。

“看不出人的心事。”

后生又笑笑。

“你的心是河里的石头，没有一点灵性。”

后生叹了一口气。

“土生哥！”

后生“嗯”了一声。

杏妹看着土生的面色，深情地说：

“你的脸色不正，黄黄的跟蜡纸一样。”

“不要紧，兴许是没睡好。”

“不是，你太用功了，精力耗损得过多。”

“七月要考，夜里赶功课。”

“也不能太过累了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土生重复了刚才的一句，又解释说：“高考完了，我一定好好休息几天。”

田土生高中毕业后，一连考了几回，也灰心了，不想再考了，父亲不答应，逼着复习课文，非让他考上不可。他家的成分高，父亲的地主帽子前两年才摘掉，老汉从土改起，一直被管制劳动，一遇运动，免不了被斗争，没有抬起头来活过一天，多少年来，从早到晚低着头劳动，不敢乱说，不敢乱动。老汉深深懂得，象他这样人家的子孙，要想活得出入头地，要想离开土地，端上公家的铁饭碗，没有别的门路，没有别的机会，当兵，不敢妄想，到部队上的都是好出身，招工，更没指望，就是全村的后生们都走完，也轮不上他的孩子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，这二年考大学，不论成分，不管出身，只要有本事，有文化，成绩突出，够了分数就录取。一旦考上大学，将来就是吃公粮的公家人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，就是干部，那样，才能活得舒眉展眼，心里痛快。儿女走出去，家里门庭也光彩。因此，老汉一有空，就教训儿子，要他读书，死活要考上大学。老汉深信只要用功，就能如愿，就那么几本书，把过去考过的勾掉，然后一本一本背，从头到尾背它个滚瓜烂熟，古人四书五经都能背会，如今就那么十几本书能有背不会的道理？他不让儿子下地劳动，连一担水也不让担，别的营生也都统统免掉了，整天把儿子关在家里背书。土生妈见儿子愁眉苦脸，面黄肌瘦，忍不住说叨几句，老汉便铁青着脸咒骂：“妇道人家懂个屁，不吃苦中苦，哪能人上人，年轻人用用功有什么，死不了。比起古人头悬梁、锥刺股，差得远了。有吃有喝，能不出气了？你再要护着他，将来讨吃要饭不要在我跟前叨叨。”

有一回，土生实在忍不住，顶了两句，老汉差点动了手。

杏妹望着土生瘦弱的身架，无精打采的神态，劝说道：

“土生哥，你不用再考了。”

“我爹逼哩。”

“头在你肩上长着，心在你肚里生着，自己就没个主意？”

“我爹说的也有理。”

“现在政策变了，人人平等，在村里劳动也能舒心过日子。”

“今年要是再考不上，我就死心了。”

“要是考上呢？”

“考上就念。”

杏妹透过杨树林，望一眼单凤山上的望夫石，说：

“我怕我也会变成石头。”

“不会，就是到了天边，我也忘不了你。”

“你口说的不是心想的，我不信。”

“杏妹，实对你说，眼下我怕分了心，因此，不敢跟你亲近。”

太阳又升高了一节，阳光照进了杨树林，象一缕缕闪光发亮的丝线。晨风吹来，杨树叶沙沙地响着，鸟儿清脆地鸣叫。土生和杏妹又说了几句，便先后离开了树林。

二

这地方叫杏林村。

全村八十三户人家，散散乱乱地座落在一个斜坡上，房

屋和房屋之间，有的挨着，有的相距很远，院子和院子之间，也不整齐，不成行，不成排，没有什么布局，随坡就势，因地而修，象一盘残棋。这些农家的房舍，也是各种各样，有一漫坡的平房，有土窑洞，有马鞍形的瓦房，有用木料修成的“楼房”，这种楼房都是两层，中间用木板隔开，叫楼板，下边住人，上边放杂七八五的东西。这些各样的房舍，高低不一，宽窄不同，入深有浅有深。这里砖瓦不缺，房舍大都是砖墙瓦顶，也有不是如此的，大半是日子过的不富有的人家，墙基是用自采的石头砌成，上面是土坯垒墙。门窗是本色的，没有油漆。窗户有的人家安的是玻璃，有的人家糊的是麻纸。从房舍的修建式样上和装修好歹上，人们便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，哪些是富裕人家，哪些是贫穷人家。

村子里没有一块平坦的场地，也没有一条整齐的街道。庄稼人们一出门不是下坡就是上坡，一条一条如同明亮的带子般小路，把各个房舍各个院落连接在一起。这些房舍，不管是窑还是楼，一律坐南朝北，向阳亮堂。

村子的背面是庄稼人们一代又一代用双手开出来的田地，一层接一层，如同楼梯。

村子脚下是一条宽宽的平地，有半里来宽，穿过这块平川，就是日日夜夜流着清水的五龙河，河水流出三十多里便汇入沁河。

村子的对面，是单凤山，山岭和山岭之间，有一条沟，叫龙泉沟。沟里有一座白龙庙，是用砖木修成的，只有一间大小一个房宇。老年人们说庙里原是有神像的，不知什么朝代被毁掉了，如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，东西两面的粉白墙上，泥皮

脱落了不少，上面的壁画，残缺不全，隐隐约约还能看出是龙的图样。一股海碗粗细的泉水，顺着沟槽长流不断，一直流入五龙河里。杏林村的人们说，这条水的泉眼就在白龙庙底下。这股龙泉水，天下少有，世间罕见。泉水清清，一眼见底，没有一星半点杂质。泉水清凉甜润，柔软光滑，喝到嘴里，清爽利口，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往下咽时，嗓子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凉凉的，滑溜溜的，好受极了，就象三伏天，口干舌燥，吃头一口又沙又甜又有水气的西瓜一般。等到泉水到了肚里，又是别一种滋味，凉意和清馨慢慢地麻苏苏地向四面扩散，给人一种快感，真个是沁心沁肺，美不可言。庄稼人们说，这种水不知哪来的股神劲，渴了能解渴，饿了能顶饥，消乏退劳，除累解热，比酒还强。

这龙泉水为什这般好呢？杏妹的奶奶说：

很早很早以前，这五龙河里，住着五条小龙，他们是兄弟，日日夜夜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戏耍，过得十分快活。这五条小龙里有一条小白龙，活泼可爱，顽皮好逗，心地也善良。有一年玉皇大帝打发太白金星下凡，到这一带察访民情。太白金星便变化成一个讨饭的花子，来到了杏林村，他在向人们要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妇女说，你这个人真不知好歹，懒得浑身掉皮皮。刨个坡，吃个馍，刨个洼，吃个窝。看你身强力健，为什不劳动，偏要伸手要饭吃。太白金星听了，心中很是气恼，上天以后跟玉皇大帝说假话，歪曲事理。他说，这一带居民刁滑，不通情理。锅灶上有馍有饼，宁肯喂了猪狗，也不让路人吃。玉皇大帝信了太白金星的鬼话，下了一道圣旨，在这一带大旱三年，以示惩罚。头一年春旱夏无雨，秋天家家没收成。第二年春天，禾苗出土，没有雨

水，眼看要干死了，小白龙看不顺，便私自降了一场雨，庄稼得救了，他却遭了殃，被玉皇大帝压在山坡。白龙日夜受压，疼痛难忍，眼泪往外流。所以这泉水，就是小白龙的眼泪。

这故事不知是真是假，龙泉水却果真清澈甘甜。

这杏林村，除过这好山好水以外，还有一样珍奇，就是杏树。

杏林村村前庄后，门口院里，坡坡塋塋，沟沟坎坎，到处长满了杏树，真是棵挨棵，枝连枝，抬头低头见得都是树。这树上的杏也格外美，个儿有酒盅大，色儿金黄金黄，肉儿厚墩墩的。核儿小，不沾肉，吃起来酥松松，甜腻腻，味正可口。

杏林村的人家主要有四大姓，就是田、朱、李、杜。传说在秦朝，秦始皇抓了修万里长城，有一队民工经过这里，四个人逃跑了，这四个民工一个姓田，一个姓朱，一个姓李，还有一个姓杜。这四人钻在杏树林里，躲了三天三夜，等押送民工的官兵走远了，他们才出来，四个人互问过家境，都是单身，他们堆土为炉，插白草为香，结拜为异姓兄弟，在这儿安身落户。从此，这四个人相依为命，有饭同吃，有水同喝，开荒种地，共度日月。后来先后有逃荒的女人，他们便收留下来为妻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打那个时候起，到解放前止，杏林村的男人从来没有一个是骑马坐轿到别村正正当当娶媳妇的，他们的妻子，不是讨吃要饭的，就是逃难的。娶这样的女人，有几个好处，一是不用花钱出彩礼；二是没二心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大都回不了原籍，只能跟男人一心一意过日子；三是能吃苦耐劳，会过光景。因为

有这么多有利条件，男人们便把它视为一个最好的经验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因此，一有逃荒逃难的女人来这里，大伙就左说右劝，让人家留下来。这些女人当中有寡妇，有大姑娘，也有随身带孩子的，年龄有大有小，有老有少，眉眼有丑有俊。杏林村的男人对娶老婆一事，没有什么格外的条件和要求，是个女人就成。夫妻中间不般配的很多，有老夫少妻，也有老妇少夫，也有没拜堂就有了儿女的，对于这些，因为成了习俗，谁家也不说谁家，夫妻间也不相互嫌弃，没有离婚的，也没有休妻抛夫的，大家都辛辛苦苦，春种秋收，能填饱肚皮便心满意足了。村人相处，虽然也有吵嘴打架的，但吵过打过以后又没事了。因为他们的老祖宗是结拜兄弟，这种关系也一辈一辈往下传。杏林村的庄稼人，人跟人，户与户，都相互沾亲带故，是疙瘩亲，千结万结，解也解不开。杏林村的姑娘，早先是不出村的，一到结婚的岁数，众人就想方设法在本村寻找对对，不是田家的闺女嫁给朱家，便是李家的小伙娶杜家的姑娘。这种习俗，到解放前几年，才慢慢破了，村里的成年女子才开始往外村嫁。

杏林村由于处在偏远山区，日本人没有来过，国民党的军队也没有来过，因为没有战事，八路军也没有来过，山高皇帝远，谁也不过问这地方。直到解放前，这里就没有建过任何政权，没有乡长、村长，也没有保长、支书，谁年纪老，有威望，谁就是村里的“皇帝”，庄户人之间，不管是家庭纠纷，还是跟外村发生了磨擦，大事小事，都向“村皇帝”请示。后来这种权力也有了变化，谁家有财，谁家便成了“掌权者”。有钱就有了势，有势力就免不了出现仗势欺人的事情，事有不平，便有了矛盾。解放后，这儿才建立了